

山东文艺界 反右派斗争文集

山东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編



山东人民出版社

山东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文集

山东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济南

內 容 提 要

本書选編了十一篇保卫党的文艺路綫的战斗論文。

这些文章，尖銳地、系統地批判了王希堅等右派分子的反动文艺思想，深刻地闡明了文艺必須由党来領導、文艺必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問題的重大意义。書末附有右派分子王希堅、任迁乔的反党詩画等，可以帮助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右派分子的真面目。

山东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文集

山东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編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經 9 路勝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C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2844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張 5·字數 94,000

1959年10月第1版 195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

統一書号： 10099·746

定 价： (6) 0.42 元

目 录

从文艺战线反右派斗争中接受經驗教训	王众晋(1)
深入开展斗争保卫党的文艺路线	“前哨”月刊社論(14)
叛徒任迁乔的反党罪行	燕遇明(21)
我們和王希坚的根本分歧	包干夫(32)
王希坚反动文艺思想批判	魯 特(53)
在维护文艺创作的后面	王安友(82)
駁“一陣风杂感”	济 夫(97)
王穎奋是怎样堕落的	王安友(100)
关于歌颂与諷刺	狄其聰(114)
斥孟力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謬論	周来祥(120)
斥“人性論”的反动文艺思想	董治安(127)

附 录

王希坚：关于文艺方針政策的体会	(133)
王希坚：希望	(136)
王希坚：詩十二首	(137)
王希坚：日記数十則	(143)
任迁乔：漫画四幅	(152)

从文艺战线反右派斗争中接受經驗教訓

王 众 晋

从我省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看来，成績是巨大的，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两条路綫的斗争——是走资产阶级的文艺道路呢？还是坚持无产阶级的文艺方向？这次的反右派斗争，也就是要在我們文艺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几个月来，省文联对王希坚、任迁乔、方平、王作穎等右派分子的斗争，已經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保卫了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綫。但，这个胜利还要坚持下去，因为他們在我省文艺界人士和业余作者中还有一定的影响。要洗清他們所散布的毒素，还需要作更进一步的努力。

在王希坚等反党分子中，我們看到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党与人民一手培养起来而又蜕化成为反党分子的。由于他們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有了极端的发展，走上了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文艺方針、路綫，脱离政治和实际斗争，脱离羣众的道路，并且他們还結合着党外右派分子，一齐向党进攻。这里的經驗教訓，实在太多了，现在就几个基本方面加以說明，会对我們有所教益的。

一 文艺工作者，应当很好地学习馬克思主义， 狠狠地改造自己的思想

我們祖国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設，領導我們建設的是中国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队——中国共产党，指導我們国家生活的是馬克思列宁主义。作家、艺术家要很好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必须首先肯定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場和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沒有这么一个根本的立脚点，就会迷失方向，丧失立場，立場观点錯了，就会犯大錯誤。而王希坚、任迁乔之类的所謂文学家、美学家，不正是一个例子嗎！他們反对馬克思主义、反对思想改造，不是結果滾到資產階級右派的泥坑中去了嗎！王希坚是怎样地反馬克思主义呢？首先，他罵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他把坚持馬克思主义的党，說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他說：“教条主义的来源和传播路綫是从党内到党外，从权威人士（領導）到一般人士”。他另一个反对馬克思主义的口实是所謂反“庸俗社会学”。他在反“庸俗社会学”的幌子下，主张文艺脫离政治，文艺不必要反映社会的本質問題，文艺不必一定要写工农兵，他諷刺坚持原則的人是“以人民劳动者的保护者自居”，他反对戏曲改革，反对文艺批評，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干預，他說“庸俗社会学发展到极端，就是否認文艺”。这就是王希坚的以反“庸俗社会学”为名，行反馬克思主义之实的本来面目。王希坚等右派分子反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論点，就是所謂“独立思考”，王希坚說：“只要是經過自

已思索出的問題，那怕是錯誤的意見，也比那些抄來的正確的意見好得多。”他們反馬克思主義另一個借口就是反“公式化、概念化”。總而言之，他們企圖以修正主義來代替馬克思主義，以資產階級的文艺思想來代替無產階級文艺思想。

從這裡，可以得出教訓：作家、藝術家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徹底解決自己的立場、觀點問題。也就是說文藝家們要樹立起科學的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堅定無產階級的立場，和為工農兵服務的思想。關於文藝為什麼人服務，毛澤東同志在他有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這樣指出過：“我們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那末，什麼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羣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我們的文藝，應該為着上面說的四種人。我們要為這四種人服務，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關於怎樣為羣眾服務，他說：“中國的革命的文学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藝術家，必須到羣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羣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

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上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毛澤东同志这些指示，是我們一切文艺工作者所应当遵守的方针，也即是文艺的党性原则。

說到思想改造，对于一个知識分子的文艺工作者來說，尤为必要。旧的知識分子，基本上屬於资产階級知識分子的范畴的；新的知識分子，如果不随时警惕自己，同资产階級思想作斗争，也可能变化成为具有资产階級意識的人。象王希坚等人之所以发展成为右派，不仅因为他們反对馬克思主义，而且还因为他們反对历次的思想改造。在他們看来：既然成为一个作家，必定是一个完整无缺的人，用不着什么改造思想了。所以，当1952年前山东分局指示省文联的一批干部参加大专院校的思想改造运动时，王希坚就認為这个决定是一个“錯誤”，并且几年来一直成为他攻击党的口实。从这一教訓中，証明了陆定一同志所說的：“非党员要改造自己的思想，党员更要这样做”这一句話的深切意义了。

文艺工作者怎样去改造思想呢？我以为其基本途径有三：第一，認真地、不间断地学习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論及其文艺理論。正确地树立起宇宙觀和方法論，并把这些理論和文艺实践結合起来。我們提議：所有文艺工作者最近一个时期首先應該好好学习毛澤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学习陆定一、周揚同志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議上的講話以及人民日报

“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的社论。因为这些文件，是我们文艺工作当前的重要指针。第二，积极参加国家生活中的重要的政治运动，在运动中来改造自己。当前，我省各地，有的在进行反右派斗争，有的在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作家应该积极参加这个政治斗争，反映这种斗争，并在斗争中锻炼、提高自己。第三，深入工农兵。下决心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中去，到群众中去安家落户，参加体力劳动或者做一些实际工作，埋头苦干十年八年。这就可以更好地同工农做朋友，彻底了解工农，在群众中吸取创作的资源。

每个文艺工作者，都需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都需要改造思想，下决心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二 清除“文艺特殊”、“文艺至上”的错误观点

王希坚等反党分子及一些右派分子，就是拿这种“理论”迷惑人，而把文艺与党分开，把文艺与政治分开的。

首先，他们说：“党不能领导文艺”。据他们说原因是：“省委不懂文艺”，“省委的文艺指导思想已经过时了”，“没有作品就不能领导”。他们不要党的领导而要的是“创作自由”。他们把自己领导的省文联当成山头，视为禁区，把文艺工作夸张为“高不可攀”。王希坚的反党“理论”，固然不值一驳，问题是“文艺至上”，“文艺特殊”的观点，在不少的同志中存在着，而且也因此犯过或大或小的错误。

是的，文艺是有其独自特点的，但一如任何工作都有独

自特点一样，有什么深奥莫测呢？文艺是伟大而高尚的，但可以說文艺是唯一的、文艺是至上的嗎？事实告訴我們：古今中外的最伟大的艺术家和最伟大的文艺作品就是平易近人的。正因为他們平易近人，依靠了羣众，所以就获得了丰富的創作的源泉；正因为他們写的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实际斗争，所以就为人民所喜聞乐見，流传千古。只有資產階級的文艺家，蹲在“象牙之塔”里，才高喊什么“艺术至上”，“文艺是超階級、超政治”的东西。必須要懂得，文艺之所以高尚，正因为它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不歌頌人民，而向往資產階級，你就会为人民所唾棄。文艺工作者是灵魂工程师，但“文艺家如果不努力改造自己的灵魂，把自己变成工人階級的文艺家，他就可能墮落为灵魂的蛀虫。”

无产階級的新兴文艺，一直是在我們党的关怀和指导之下发展起来的。山东的革命文艺工作，也一直在山东党組織的領導之下发展起来的，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右派分子王希坚說：“山东文艺工作沒有成績，也留不住作家”，完全是抹杀事实。几年来，山东省委在坚持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作家深入生活、参加各項政治斗争，督促作家艺术家进行思想改造，批判文艺界里的資產階級思想等方面，都有許多建树。山东也培养出了一些青年作家、工农作家，写出了許多优秀的小說、詩歌、剧本，整理和挖掘了許多古典文艺作品……这些难道可以一笔抹煞嗎？难道可以指責党不关心和不懂得文艺嗎？右派分子所謂的“党不能領導文艺”，只不过是暴露他們的别有用心而已。

从这里，我們得出教訓：一个文艺工作者，特別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文艺工作者，要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摆得适当。文艺是从屬於政治的，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齒輪和螺絲釘。因此，它必須为政治、为人民服务。把文艺凌駕于政治之上、人民之上，把文艺工作者看成是“超政治”的“无冕之皇”，都是錯誤的。一个党员作家，尤应该注意把个人与党的关系摆得正确。党员必須服从党的組織，党员必須执行党的方針、路綫，尤其是成名的党员文艺家，应当虛怀若谷地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公民、普通的党员、普通的文艺工作者，而不应该小有成就，就驕矜自恃，向党鬧獨立性。王希坚罵党是“教条主义”，他并且把这种“教条主义”比成“犬吠鷄鳴”；他做了一首诗：“千佛山下霧漫漫，漱玉泉边鉄网拦，流水无情空悵惘，古今都道作詩难，”来罵党“黑暗”和“沒有自由”。任迁乔画漫画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是“人皮政策”，党的干部是“溜沟子”，“拍馬皮”者。他利用他所謂的漫画技巧向党恶毒进攻。这就是他們所謂的：“諷刺现实”，“干預生活”。象这样的党员，这样的作家，无怪乎要跑到资产阶级的怀抱中去了。

其次，他們的另一个錯誤的表现，就是脱离政治，脱离羣众。王希坚認為政治就是庸俗。他侮蔑政治就是“功名利祿”，他說：“功名利祿非吾愿”。他罵政治就是“棍子”、“教条”，他說：“犬吠鷄鳴偶得聞”。他罵积极分子是水上浮萍：“随风逐浪团团轉，永不生根入土中”。他反对历次的政治运动，他把“肃反”运动說成是“歪风”，还要

“待等歪风吹过后，与君細述是与非”。他在文联負責期間，只埋头自己的創作，而不过問文联的組織工作。他不愿办刊物、当編輯；他坚持主张脱离羣众脱离实际斗争的所謂“作家专业化”路綫。許多政治性的會議他逃避参加。王作穎則特別強調作家要“干預生活”，把自己置于生活、羣众之外。青島一个右派分子作家就发表过这样的謬論：“写工农是教条，写生产是教条。”任迁乔因为脱离政治，脱离羣众，几年来沒有发表过一幅象样的作品。

从这里的教訓告訴我們：一个作家离开了政治，离开了羣众，他就会創作枯竭，或者是頹废、墮落，甚至走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道路上去。

再其次，就是他們极端发展的个人中心主义。成名成家，梦寐以求。他們把希望寄托在“一槌子买卖”上，他們斤斤追求的就是“一本書主义”。只要拚命地写出一本書，就可以“一登龍門，声价十倍”，就可以名利双收。无怪乎他們要“十年寒窗”，不問政治，脱离羣众的专心搞“創作”了。

其中如王作穎，則是疯狂地追求个人的名誉、地位、金錢、美女，表現了极端的自私自利。任迁乔則是因袭旧社会的“文人无行，放蕩不羈”。王希坚則是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竟敢唱出：“深沉莫羨杜工部，豪放休夸李太白”，而自詡为历代第一个大詩人了。

教訓告訴我們，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不正是他們名誉、地位的毁灭嗎？人民是不会給这些人荣誉的。我們的

文艺工作者，應該很好地鍛煉自己的修養和品質，要以健康的人、健康的作品去影響教育羣眾，不要辜負“靈魂工程師”這個光榮的稱號。陸定一同志說：“革命文艺家，應該在政治上，思想上小心翼翼，嚴防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越是有成就有名望的文艺家，就越要謙虛謹慎，越要尊重勞動人民，越要尊重黨的領導。”

“文艺特殊論”，“文艺至上主義”，都是資產階級腐朽的文艺思想的反映，應當堅決加以清除。

三 認真地開展文艺批評工作

毛澤東同志指示過：“文艺界的主要的鬥爭方式之一，是文艺批評。”

我們知道，文艺批評是指導和推動文艺創作的最主要的一種方式，是繁榮社會主義文艺不可缺少的一種方式。通過文艺批評，我們就可以發現缺點，糾正錯誤，剷除毒草，提高質量，堅持文艺的社會主義方向，保證黨的文艺方針、路線的貫徹執行。

文艺是思想性很強的一種教育人民的形式，文艺園地又是自由地“百花齊放”，而文艺作家又多是個體生產者，如果我們不通過文艺批評去進行“思想交鋒”和“文艺論戰”，那麼，不僅香花、毒草不易識別，就是文学艺术工作者本身要保持思想與步伐的一致性，要提高作品的政治艺术水平，也是很有困難的。

山東的文艺批評工作，在王希堅他們的推托之下，一直

是沒有起色的，他們在販賣着私貨——資產階級的文艺，无怪乎他們对文艺批評那样不感兴趣。今天，我們應該扭轉这种形势，立即組織文艺批評工作。要开展文艺批評，当然首先遇到的是批評的标准問題。过去在王希坚的反对政治、反对“庸俗社会学”、反对“教条主义”的影响下，的确有些批評家不敢說話了，也不敢拿政治标准去衡量作品了。我們这里曾經一度出現过这样的現象：不論孬好的作品、演出，都一律叫好捧場。这种庸俗的、互相吹捧的作风，务必要根除。

什么是我們文艺批評的正确标准呢？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人民希望文艺为自己服务而不是为敌人宣揚，因此，他要首先过問这个文艺的傾向性，乃是理所当然的。不必解释，我們主张政治标准第一，并不是否認兼顧艺术标准。

开展文艺批評，自然还要有批評的园地。我們建議：文艺刊物、报纸、有关的学校校刊，都要为文艺战线开辟一个批評园地。省文联及各地的文学、艺术团体，也应当重視文艺批評工作，在每一年度內，好好地組織几次文艺思想、作品和創作問題上的大辯論、大爭論，开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从而推动文艺工作不断前进。

除开經常注意进行文艺批評工作而外，特別重要的是抓住每一个政治性运动的环节来开展文艺批評。这次在反右派斗争中，就在文艺界清查出了不少的右派分子，而且非常有力地揭发和批判了王希坚等人的資產階級的文艺思想，每个文艺工作同志，都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而且也写出了不少有

价值的、战斗性的理论文章，这对于山东文艺批评的开展、理论的建树，无疑地是一种贡献。

我们现在还缺少一支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更缺少文艺理论的批评家，希望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通过文艺批评的开展，把文艺的理论队伍逐渐建设起来。

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我们繁荣文学艺术的最正确的方针，我们必须坚决执行下去，在文艺批评中，要特别注意贯彻这个精神。当然，在文艺批评中，我们同样地要反对那些教条主义和简单粗暴的态度。

四 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文艺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思想工作之一。它是通过文学、艺术的具体形象去鼓舞、教育人民的，所以它的感染力也最强大。好的作品，可以激发人民的爱憎、鼓舞人民的斗志；坏的作品，可以使人颓废伤感甚至腐化堕落。

文艺工作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歌颂呢？暴露呢？界线很鲜明。如果掌握在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手里，它就成了我们歌颂光明、揭发敌人，鼓舞大家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武器；如果掌握在反革命的手里，它就会掉转头来，来攻击党攻击人民。

文艺工作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是作为一个“尖兵”，处在战线上的前哨阵地。一个作家，他可以机警灵活地对敌作战，光荣地完成任务，但是一不小心，就可能失足落水。王希坚之流，不正是作了资产阶级俘虏了吗？

对于作家之所以要要求严格，还因为他们是分散地、个体地从事劳作，容易脱离政治和羣众；如果没有党的原则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其中的某些人就容易“羣居终日、言不及义”，甚而拉拉扯扯搞小宗派。王希坚、任迁乔的反党右派集团，就是这样形成的。

有鉴于此，我们希望各地党组织应该进一步地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把它看成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来予以关心和安排，把它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

“共产党遵循着列宁关于文学艺术是争取共产主义的全民斗争的组成部分之一的指示，过去和现在都认为作家、艺术家、雕刻家、作曲家和全体苏联文化工作者的活动具有头等的意义，认为我们多民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具有头等的意义。”赫鲁晓夫同志这段话对我们来说，无疑也是正确的。

希望我省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的宣传、文教部，要十分重视文艺工作，定期讨论、检查党的文艺方针和各项文艺政策的执行情况。对于党员文艺工作者，党要加强对他们的严格监督和管理，对党外文艺工作者，也要加强团结、帮助和教育。这种监督和管理应该是：

首先政治上、思想上关心和监督他们，使之成为一个健全的文学、文艺工作者，永远保持住自己光荣的无产阶级文艺家的阶级本色。党应该关心他们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党的一定会议要吸收他们参加；党的有关指示，要他们阅读研究；把他们放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去过党的生活，决不允许党员作家的自由散漫而不接受党和同志的监督，防止他

們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滋长。

第二，党要督勉他們接近羣众，深入工农兵，多交几个工农朋友，多熟习工农的生活、語言和感情。告誡他們：只有先当羣众的学生，再当羣众的先生，才能写出好作品来。青年作家，要到劳动中去，到生产中去，下决心鍛炼一二十年，不要急于“成名成家”。老作家也要深入羣众，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也要担負其他方面的实际工作，不可脫离生产，閉門造車。

第三，要經常地开展批評，甚至必要的斗争。对于文艺工作者，党的負責同志需要多同他們接触，多作个别交談，帮助他們解决政治上、思想上的疑难問題。他們有缺点、錯誤时，要严肃地指出，或者在一定会議上开展批評，一直到必要的斗争。当然，这样批評和斗争，应该本着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針和团结、批評、团结的公式去进行。

第四，关心和爱护作家、艺朮家的劳动，珍惜他們的辛勤果实。一个作品，基本上是好的，就要把它肯定下来，然后帮助他們修正錯誤，不要简单化地一笔抹煞，不要以負責人的个人爱好定取舍。对于作品的要求和批評，应该实事求是，不要粗暴和简单化。对于作家的創作条件，如經費、假期等，予以恰如其分的解决。

經過这次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以后，每个同志均有大大的提高，都在这里取得了經驗教訓。我們相信：山东文艺，在党的领导和全体文艺工作同志的努力下，一定会更加繁荣起来，将把“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局面，更推向前一步。

（1957年12月“前哨”）